

(日) 松本清张 著

半生記



半生の記

邱振瑞 译

半生の記



邱振瑞 译

半生記

(日) 松本清张 著

HANSEI NO KI by Seichō MATSUMOTO

Copyright © 1970 by Nao MATSUMOT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66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and re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0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2-16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生记 (日) 松本清张 著; 邱振瑞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495-3562-0

I. ①半… II. ①松… ②邱… III. ①松本清张 (1909 ~ 1992) — 自传 IV. ①K833.1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3348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 魏 东
责任编辑: 魏 东 装帧设计: 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31260822-882/883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工业区 邮政编码: 102600)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100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推荐序/

最戏剧性的前后半生转折

——读松本清张《半生记》

杨 照

2008年年初，日本北陆之旅的第三天，我到了有“小京都”之称的金泽。从火车站出来，拉着行李走向近江町市场，寻找预订的、超过三百年历史的老旅馆。

冬天的冷风迎面吹来，风中夹含着浓浓的潮味，天气预报说金泽高山一带可能降雪，走着走着，突然有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在我身体里骚动，我不可能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我应该来过。

那种感觉很奇怪，周遭的道路和建筑物没有一点眼熟的，近江町、兼六园、武家长屋等名胜到底在哪个方位我也全无概念，然而却固执地觉得自己来过。没有一点

线索、没有一点证据提示我曾经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过这个地方，却清楚明白自己对金泽绝不陌生。

一直到在旅馆里放了行李，走出门，干干净净的街道对面一栋线条死板的房舍，墙上挂着全无特色的某某会社金泽分社的方形小招牌，我才恍然大悟想起：啊，金泽是松本清张成名作《零的焦点》的情节背景，一个叫禊子的女子才刚在东京结婚，新婚丈夫就在金泽失踪了，禊子必须远赴荒凉灰晦的北陆去寻找她还来不及深入认识的丈夫。

是了，松本清张的作品早已带我来过金泽，我感觉到再熟悉不过的，不是任何金泽的景点，而是松本清张笔下的北陆阴郁气氛，跨越了超过二十年的时间，让我一下火车就与金泽如此贴近。

回台北后，我努力翻找出旧书，版权页写的日期是，民国“六十六年四月二十日”，算算，第一次读《零的焦点》，是快三十年前的事了。三十年前阅读留下的异国异地印象，竟然会在三十年后继续主宰影响我感受、理解金泽，多么神奇！

那当年盗版的中译本封面折页上，写了这样的字句介绍松本清张：“其思想之缜密，文字之优美，推理之无懈可击，使他在文坛上成为一棵常青树；并且带来了巨大的

财富；他在日本个人所得占第一位保持数年之久，每年光靠版税收入约新台币七千万元。”

真是能引人注目的介绍，想想，三十年前的新台币七千万，多大的一笔钱！我们开始认识松本清张，他就已经是日本巨富，也是日本甚至世界文坛的奇迹。他每天不休息不放假地埋首写稿，平均日产量九千字，写出来的文稿都还供不应求，不足以应付报章杂志的连载要求，而且连载过的小说印刷出版，都还能源源不断有读者购买。日本电视台也视改编松本清张小说为简单的收视保证原则。

这样的松本清张让人羡慕，更让人惊讶。不过传奇性的成就，都只是松本清张的后半生主题。松本清张在写作、出版的领域中，超级晚熟，一直到四十五岁左右，才在文坛崭露头角，才开始了他炙手可热的小说生涯。

传奇性的后半生难免惹人提问，那他的前半生呢？从出生到四十五岁之间，松本清张都在干嘛？相关的下一个必然好奇问题：他的前半生有些什么际遇与经验，准备、促成了他后半生巨大收获呢？更世俗一点地问：到底要具备怎样的生命条件，才能打造出另一个、下一个松本清张呢？

松本清张不爱谈自己的过往私事，他甚至表明讨厌

明治、大正时期的“私小说”传统。除了最早的《〈某小仓日记〉传》之外，他也尽量避免在作品中放入自传性题材。片段地，读者知道松本清张前半生寒微，窝居在九州的小城市里，服务于报社的地方分社，一直没有机会往大城、总社发展，这样郁郁地度过了前半生。

虽然有这些片段传闻做基础，当松本清张终于答应写出《半生记》，记录他四十五岁到东京前的人生阅历，读这本书的人，还是不能不感到惊讶与意外。

松本清张的前半生，甚至不是“微寒”两个字能够形容的。而且他的前半生，几乎找不到什么可以和他后半生文学能量相联结的养成渊源！他在报社服务，干的不是大家想当然耳，与写作有关的记者、编辑工作，而是长期待在广告部。就连在广告部他都不是跑外勤去拉广告，因而可以接触社会形形色色，来累积他后来社会推理的观察描写素材，他是广告部里负责画地方小广告的不起眼小美工。他跟出版发生关系，是以印刷厂学徒、工匠的身份，钻研印刷制版的蚀刻苦功。

即使是那么边缘、卑微的工作，松本清张都还维持得战战兢兢，随时可能被剥夺了赖以维生的基本收入。他前半生与后半生形成的对比对照，比大家原本的想象还要戏剧化一百倍一千倍。

后半生名利双收,而且透过畅销小说的流传,在社会正义观念上给日本社会极大影响,这样的松本清张其前半生竟然不管从任何角度看、用任何标准衡量,都是个无法稳固定着于社会上的“多余之人”。

那么,除了命运、偶然因素之外,前半生的“多余之人”要如何联系上后半生那个既风光又重要的时代人物呢?生活褴褛近乎朝不保夕的前半生,怎么能转化出纵横文坛所向披靡的后半生呢?

松本清张自己的《半生记》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却可以从书中截然而明确的时间段落,寻找出端倪。松本清张前后半生的转折,发生在“战后”,或者说发生在他对于“战后”的观察与体会。

后半生的成就证明了松本清张巨大的天分与生命能量,可是在原本的社会组织中,他的天分与能量却得不到发挥燃烧的机会。因为日本有着极为严谨严格的社会分类价值,即使经过了明治维新与表面的民主改革,都无法动摇,反而因为形式的民主与自由,让软性、潜在的封闭区隔,更难被打破。

松本清张不折不扣是这种严密结构下的牺牲者。而将他从严密结构中解放出来,终于可以散发光与热的,是“战后”的特殊时机。战争造成巨大压力与破坏,不过战

争中国家主义意识和高度动员需求,使得社会监管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紧密。真正冲击着社会偏见的,是战败的大挫折、美军占领带来的强势异质成分,这才使得日本社会的历史性层级偏见暂时瓦解。那个荒乱处境,给予既有权势者致命打击,也打开了难得机会给本来的弱势底层人物。

松本清张从搭着火车转运販售扫帚,尝到了“战后”的机会滋味。突然之间,每个人从固着的身份与居住地游离出来,可以去做别的事,甚至可以去当不一样的人。松本清张把握了机会,从小仓的低层广告美工,迁到东京奋力化身成为职业作家。

没有人比松本清张更明白“战后”的机会,也就没有人对于“战后”结束,“五五政体”形成,日本社会重拾秩序的变化,观察体会得比松本清张更敏锐、更深刻。

松本清张早期作品,从《零的焦点》、《点与线》到《砂之器》,几乎都处理同样的主题。一个人如何努力地想要维持自己在“战后”混乱中得到的新身份新机会,他们不惜犯罪杀人都要保守秘密,不愿回到从前贫困低贱的命运里。

这种有血有泪的犯罪动机,震撼了日本读者。有人在这些角色身上读到自己的“战后”变动,更多人则借此

领略到了自己所处社会的严格无情,也分享了那些罪犯悲剧性的追求,追求超越着身份的难得自由。

靠着战前战后的亲身具体经验,松本清张才有办法把这些人物与故事,写得有血有泪。他不只了解他们,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战后”改变了命运脱离贫贱微寒的人。

松本清张是幸运的,他一路走上了和前半生截然相反的后半生,没有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逼他回到前半生的处境里去。他清楚明白自己的幸运,他清楚明白有些人不像他那么幸运,他也就清楚明白这些人的绝望与痛苦。他将这些人的绝望、痛苦写得淋漓尽致,让读者不忍心读,却又忍不住要读。

看似意外,和后半生格格不入的前半生回忆,其实正藏着松本清张作品迷人感人力量的深刻源头啊!

杨照,《新新闻》周报总主笔,作家、评论家

推荐序/

忆松本清张先生

叔田万治

今年(2009)适逢松本清张百岁冥诞,日本举行了各项活动。以北九州市立松本清张纪念馆为中心,各地举办“松本清张展”,并有多部作品拍成连续剧播映,电影版《零的焦点》也预定于(2009年)11月上演。

当然,书也大卖特卖。

虽然是百岁冥诞,但松本清张逝世于1992年,因此是逝世后第十七年。不管再怎么风靡一时的作家,一旦过世,大多很快地被世人遗忘。然而,松本清张辞世后已过了将近二十年,作品仍然热销不坠,这是相当特殊的现象。

幸而在台湾,清张作品也被视为古典名作,广受读者

欢迎,这让我深深体会到清张先生果然是个货真价实的作家。

我初次邂逅清张先生,是1963年的初夏。当时我在推理小说专门杂志《宝石》六月号,写了一篇评论《记录的美学——松本清张论》;杂志甫出版,总编辑大坪直行先生便邀我说:“我带你一块儿去见清张先生吧。”

清张先生于1958年发表了《点与线》、《眼之壁》这两部长篇推理杰作小说,一跃成为当红作家后,又过了五年,当时可说是事业的巅峰时期,每天的行程都处于满档状态。收入方面,也高居1960年度的文坛收入排行榜之冠,住在杉并区的豪宅。

清张先生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大作家,而我却只是个三年前在《宝石》发表处女评论作品,甫以评论家身份出道的一介无名新人。

而且清张先生当时五十四岁,我二十七岁,两人的年龄差距几乎都可以当父子了。

我的清张论有说明不足之缺失,同时下笔不知天高地厚,自视甚高,如今重读,我忍不住讶异这种东西竟出自自己笔下。

不过,那篇评论颇受到清张先生赞许,说比当时日本著名的纯文学文艺评论家平野谦写得还好。

我的评论中提出一个异于一般的论点,认为清张先生年轻时候的贫苦体验,并未转变为日本常见的如实记录作者经验的私小说,反而让他前往追求虚构小说的趣味,以及纪实小说的未知领域探索。清张先生似乎就是中意这一点。

就这样,我这个无名的新人评论者与清张先生的交游踏出了第一步。我一直致力于以批评家和作家这样的对等关系与他来往。

我认为如果太过于亲近,反而容易见树不见林。就像在攀爬富士山的过程中,有些路段只看得见满地的垃圾。我觉得保持适当的距离,反倒能够更清楚地看见全貌。

我认为也是因为保持了这样的距离,我与清张先生的交情才能够长久持续。

清张先生曾有一段时期,由于工作量过大,手部无法动弹,雇用了一位名叫福冈隆的速记人员,约九年之间,以口述方式来完成小说。

这位福冈先生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人·松本清张》,其中有一章《讨厌评论家》,里面提到一段清张先生说过的话:“我不太喜欢与文坛人士交往。特别是冠有评论家头衔的人,我尽量不与他们往来。再也没有比当今

的评论家更下流的人了。我常看到他们在酒吧谈笑,但那种态度,会使得评论的笔锋变钝,沦为互相吹捧。”

清张先生这个人,不管支付他多少酬劳,都不会出席他不中意的场合;不过,我出版第一本评论集时,清张先生参加了卷末对谈,举行拙作《日本侦探作家论》的出版纪念会时,也承蒙他出席致词。

当时清张先生说:“下笔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想起作家的身影,直接严正地予以批评。”我对编辑转述这段话,有人说:“那是指他自己以外的作家吧。”但清张先生担任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期间,作品在协会的会志上遭到严厉批评时,他也默不作声。此外,长期以来,他都委任我撰写文库作品的解说。每次见面,他都对我说:“每次都麻烦你写解说,真是过意不去。”几乎所有的作家,一受到严厉的批评,不免激动不已,反之清张先生的态度,至今仍让我觉得他实在伟大。

清张先生由于家境贫困,高等小学^①毕业以后,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电器公司打杂,并到城里的小型印刷厂当工人,拼命工作。他第一次当上临时雇员,是《朝日

① 日本二次大战前的学制中,相当于后期初等教育、前期中等教育的机关。衔接修业年数六年的寻常小学,修业年数为两年。

新闻》的广告部员工,当时他已经年过三十了。

四十岁以后,清张先生才踏上作家之路,成为当红作家;五十五岁以后,他对古代史研究的造诣,已足以与大学教授进行对谈。

但是清张先生与我见面时,经常提到他很孤独。“若是一般人,读高中、上大学,总能在众多同学中结交到挚友吧,可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这让我觉得非常孤单。”而清张先生投入工作时热情惊人。我认为他这个人,“写作这份工作与家庭就是一切”。

不喜与文坛人士的交流自不必说,清张先生于培养嗜好也兴趣缺缺。不管是车子或游艇,他都不感兴趣。

“我有很多东西想写,但我出道得很晚,时间太少,没有闲工夫玩乐。”这是他的口头禅。

他曾经有一段时期在银座的酒吧出没,可是那是为了“取材”,当然,或许有过几次无人知晓的秘密风流韵事,不过我认为那些全都应用在作品上了。在清张先生的作品中读到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欢场女子时,我不禁这么心想。

清张作品中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性角色,不是有夫之妇就是半老徐娘,即使偶尔有年轻活泼的女子出现,也多半没有什么戏分。

我指出这一点，清张先生便笑说：“我年轻时在印刷厂工作，那里没有年轻女孩，所以我实在不了解年轻女孩是什么样子。”

清张先生一生写作不辍，他总是随时提升自我。有一次我拜访清张先生的家，碰到一个外国人走出来，原来是清张先生在学英语。他热中于研究古代史的时期，曾说：“我把文学类书籍全丢掉了。关于古代史的书，我连大学期刊都搜集来了。”

初次会晤之后不久，清张先生曾对我说：“希望你好好写一篇清张论。”我答应他绝对会写，然而，这个约定终究没能在清张先生生前达成。他住院以后，直到逝世，我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他。现在我为了完成这个约定，正努力于12月21日清张先生冥诞前写出评论。完成之后，我想这应该会是我最后的毕生事业吧。

权田万治先生为日本知名推理小说评论家，
现任日本文学资料馆馆长

推荐序/

为了普罗大众而战斗的大师

傅月庵

“成功地揭露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完成了无产阶级文学从昭和初期以来想完成而未完成的使命。”这是已故日本文学评论家伊藤整对松本清张的评价。跟想象的不一樣，很奇怪，对不？没关系，再来一位，还是很有名的评论家平野谦说的：“清张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理想在战后的体现。”——啊，现在是怎么了？连推理小说都跟无产阶级文学扯上边了？这个松本清张，真的是我们所认识那个大眼厚唇，戴个黑框眼镜，很会“写推理的”松本清张吗？

没错，就是他！松本清张，昭和文学巨匠。请注意，是文学巨匠，而不仅是推理巨匠而已。巨匠之巨，横也成